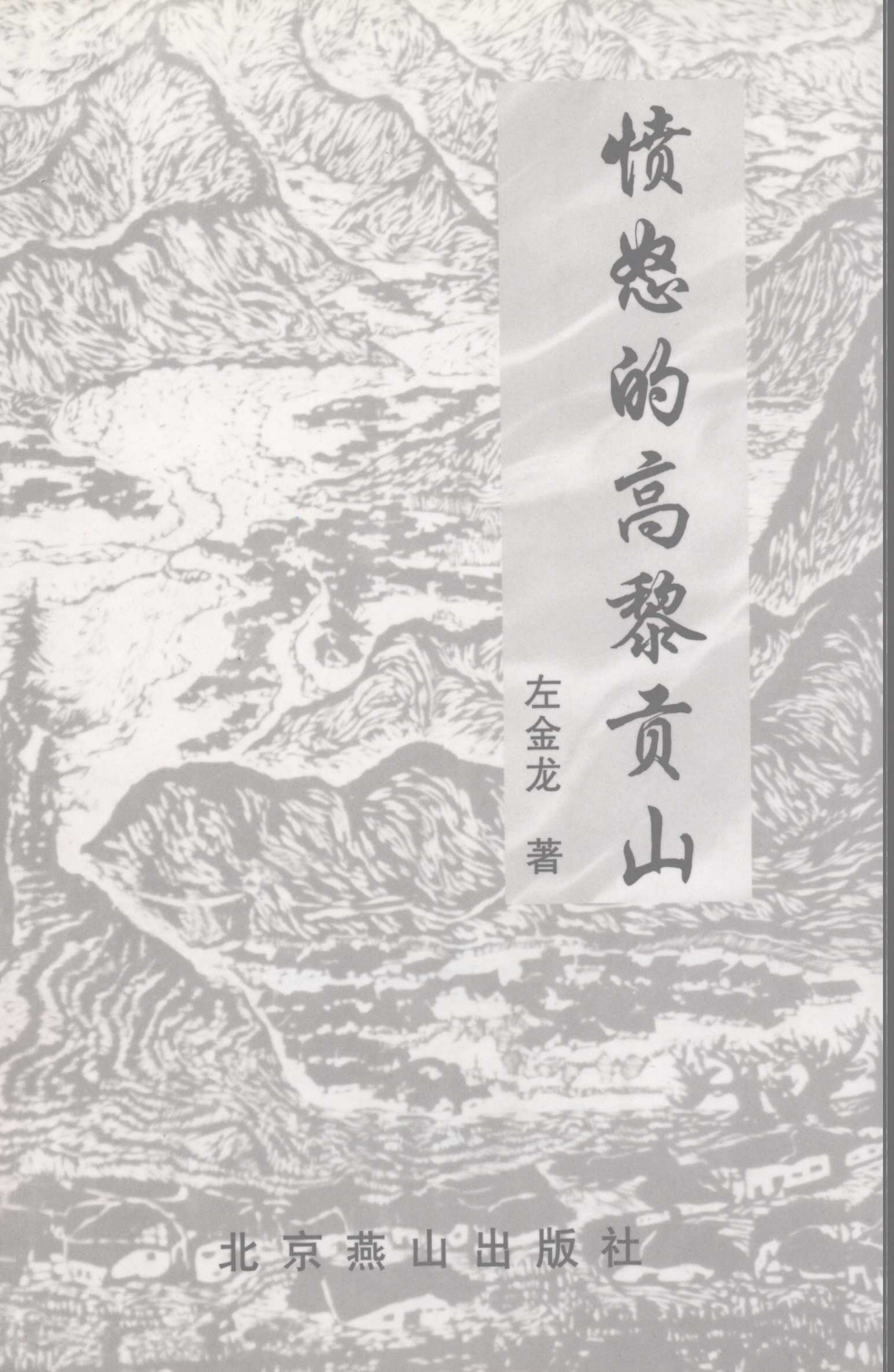




愤怒的高黎贡山

左金龙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愤怒

南
风
文
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燕山出版社

黎贡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高黎贡山/左金龙 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8

ISBN 7-5402-1142-3

I. 愤… II. 左…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183 号

南风文丛

愤怒的高黎贡山

左金龙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力学胡同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天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15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80

定价:20.00 元



作者小传

左金龙，彝族，农民，1968年4月生，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汶上乡下拉堡村人。1982年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业余学习文学创作，1989年3月在《云南日报》“彩云”副刊发表了处女作《二月八》，从此开始了文学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先后在《半月谈》、《西南民兵》、《重庆晚报》、《云南日报》、《云南国防》、《云南民政》、《云南农业》、《佤山文化》、《灵源》、《怒江》、《保山日报》、《保山文化》、《保山公安交通报》、《永昌文学》、《龙陵文化》、《茶乡文学》等近30家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近300篇(首)，共约50余万字。1999年，习作《情溢深日》、《贫与富的变迁》分别获《保山金融报》和《保山日报》建国50周年三等奖，2003年，习作《一个彝族小伙子的心声》获《半月谈》“我与这五年”征文三等奖，同年3月，短篇小说《嫁进山里的男人》获《保山文化》首届“方舟杯”优秀作品奖。

目 录

- (3) 序 [胡应舒]
- (7) 第 一 章 龙江血泪
- (16) 第 二 章 寿宴惊变
- (21) 第 三 章 爱恨情仇
- (26) 第 四 章 识破奸计
- (32) 第 五 章 傥寨被焚
- (40) 第 六 章 野兽行径
- (45) 第 七 章 国仇家恨
- (51) 第 八 章 浴血马鞍山
- (57) 第 九 章 患难与共
- (63) 第 十 章 麻山奇遇
- (71) 第十一章 断魂崖悲歌
- (78) 第十二章 聚义跑马山
- (85) 第十三章 小试牛刀
- (92) 第十四章 血染怒江
- (98) 第十五章 魔鬼理论
- (105) 第十六章 死亡禁区
- (109) 第十七章 激战困西河
- (117) 第十八章 血染征袍

(122)	第 十 九 章	相聚岗房
(129)	第 二 十 章	边地人杰
(136)	第二十一章	劫后重生
(143)	第二十二章	深山获救
(149)	第二十三章	虎狂狼悲
(158)	第二十四章	孤胆英雄
(166)	第二十五章	患难真情
(172)	第二十六章	巧遇英豪
(180)	第二十七章	拔刀相助
(186)	第二十八章	落入魔掌
(193)	第二十九章	虎口脱险
(202)	第 三 十 章	喜读华章
(206)	第三十一章	再显神威
(214)	第三十二章	爱侣情深
(220)	第三十三章	风情无限
(227)	第三十四章	雪山忠魂
(235)	第三十五章	驰救深山
(243)	第三十六章	千古龙马
(251)	第三十七章	归途巧遇
(258)	第三十八章	战地巾幗
(263)	第三十九章	火烧洋行
(270)	第 四 十 章	手刃仇敌
(277)	后 记	

序

□ 胡德舒

读完我区农民作家左金龙写的《愤怒的高黎贡山》一书，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眼前仿佛又重现出了老人们讲述的 60 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滇西抗战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

滇西是一块多种民族聚居的美丽热土。千百年来，他们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为祖国母亲守卫着西南大门，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十世纪 40 年代，一场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战争灾难降临在滇西大地，面对

野蛮残忍的日本法西斯,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滇西人民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他们用最原始的武器大刀、弩箭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地抗争,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疆土,赢得了滇西抗战的全面胜利。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在纪念滇西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左金龙将这部小说呈献在大家面前,无疑是对滇西抗战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的最好献礼。

左金龙同志是生长在怒江边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怒江的水养育了他,是高黎贡这座巍峨的山赋予了他无限的创作灵感。多年来,收集抗战资料是他乐此不疲的事,这在他陆续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愤怒的高黎贡山》虽为小说,但日寇在滇西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滇西战场都为真实存在。这些在小说里艺术加工后进行了描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个个呼之欲出。木闯、胡四杰、麻大波、花乔富、李继开等抗战民族英雄,在滇西战场中都能找到原形。作者以其熟练的写作技巧,将众多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情节曲折离奇,变历史的真实为艺术的真实,做到了以人物、情节取胜,从而达到了以高尚的民族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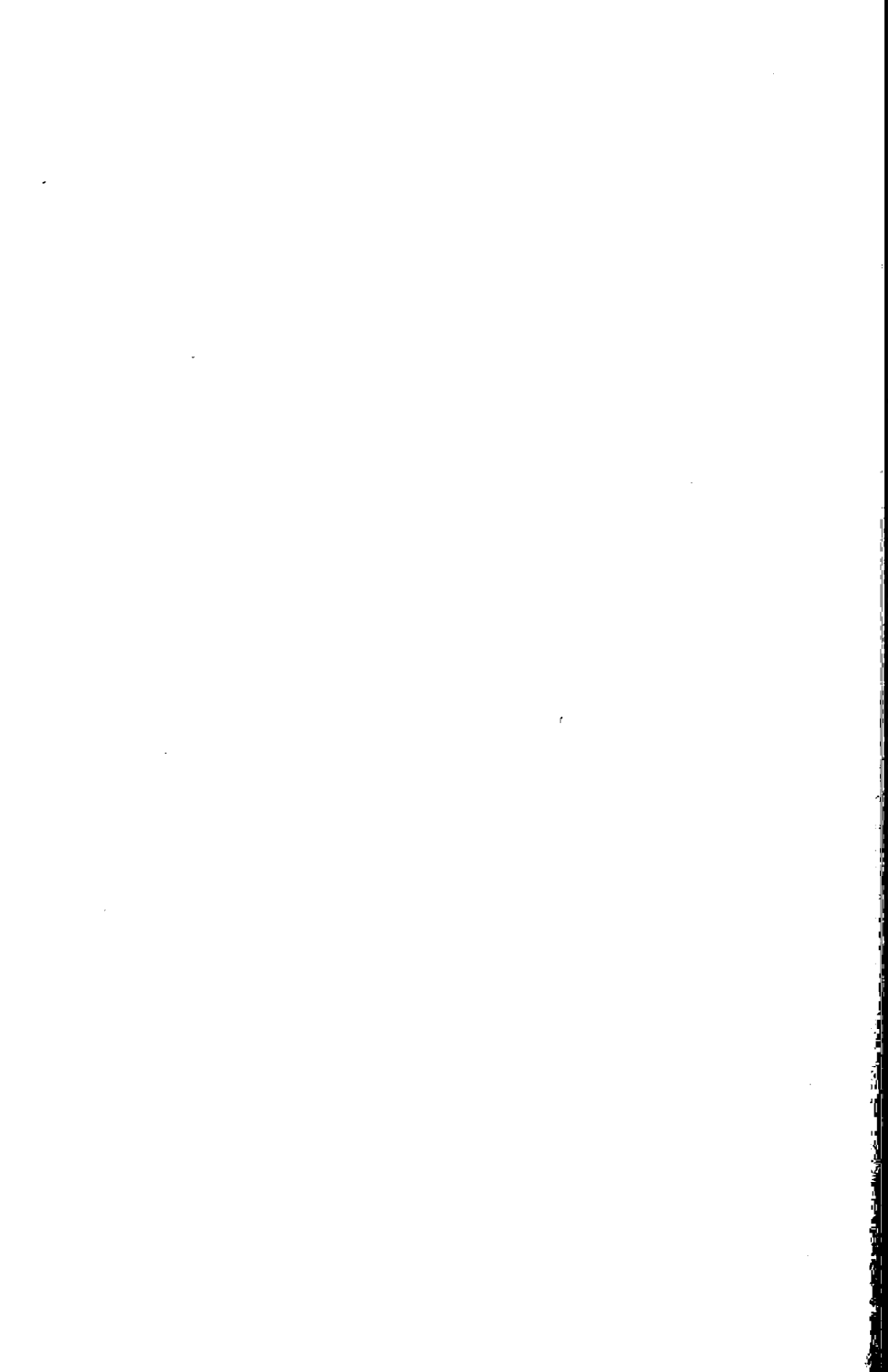
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学作品还不算多,希望市内外作家到保山来采访,创作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004 年 8 月

(作者系云南省保山市政协主席)

引 子

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中国远征军出师援缅，四月下旬，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于曼德勒。日军绕道棠吉，攻战腊戍，沿滇缅公路挺进。五月三日，日寇铁蹄踏破国门，侵入畹町，四日，龙陵陷落，十日，古城腾冲相继沦陷，腾冲最高行政长官龙绳武置腾冲 26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闻风先遁，日寇不费一枪一弹，长驱直入，边陲重镇，须臾陷入敌手。从此，滇西，这片祖国的大好河山，蒙上了一层前所未有的沉重屈辱。由此，龙江、怒江养育的各民族优秀儿女，与日寇的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悲壮、惨烈的保家卫国壮举开始了。



第一章 龙江血泪

腾冲沦陷，距腾冲不足百里的龙江西岸木丛镇，从此向东逃难的难民每天数以千计，难民们扶老携幼地奔逃和隐约传来的枪炮声，木丛镇的人也慌乱起来，富裕的忙着转移财产，贫困的开始寻找匿藏之处。一时间，木丛镇四周的山上到处有人躲藏，而镇里的大街小巷却关门闭户。

木丛镇镇长王间汉，从弟弟王间仁口中得知腾冲城沦陷，立刻紧急召集辖区内的各乡、保长，商讨对敌之策。应邀参加会议的除各乡乡长、保长之外还有龙江东岸马鞍山傈僳土司花乔富和跑马山的景颇族山官麻大波。

镇公所大院，依山而造前沿大街，几十名全副装的镇自卫队队员把守森严，自卫队队长李继开身背二十响德国手枪，站在门口的岗楼上，看着腾

冲的方向，听着隐隐传来的枪炮声他右手紧紧按着手枪，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怒视着，牙齿咬得吱吱响。李继开曾在国民党军部队当排长，因连长私吞了他们排的军饷，他和几个班长找连长论理而遭连长训斥后不服，几个人气愤不过将连长按倒打成重伤后各自逃回了家。木丛镇没有几人当过兵，自卫队的人除了会打枪外，根本不懂什么叫战术，王间汉便让李继开进了自卫队。二十七八岁的李继开精明能干，嫉恶如仇，王间汉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要把年轻有为的李继开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左右臂膀，于是让他当上了镇自卫队队长。

各乡乡长，保长陆续抵达镇公所，马鞍山傈僳土司花乔富和跑马山景颇族山官麻大波也相继应邀抵达。会议厅内，气氛沉闷，人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议论着即将来临的灾难。

“诸位，静一静。镇长王间汉大声说，“今天请大家来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大家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腾越城已被日本人占领，我们木丛镇是龙江边的一个重镇，日本人已大军压境，木丛镇即将不保，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商议和日本人是战是退，请诸位发表高见。”

“这——怎么办？”几个胆小怕事的乡长保长一听脸色苍白，没了主意，有些人恨不得马上溜之大吉。

“打！我们不做亡国奴，大不了跟日本人拼掉这条命！”几个一腔热血的乡保长大声说“一人不要命，十人也难挡，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众人议论纷纷，像炸开了锅，整个会议大厅，叫喊声、怒骂声、拍桌子砸东西声，乱成一片。

“哎，诸位！要打，腾越城龙监督手下有几百人几百条枪都不敢跟日本人碰一碰，远征军几万人都没挡住日本人。”一脸奸相的王间仁说，“我们木丛镇就二三十个自卫队员和二三十条枪怎能挡住手持洋枪洋炮的日本人，到头来不是飞蛾扑火、鸡蛋碰石头，我看……”

“呸！狗日的王间仁，你他妈的软骨头。”怒气冲天的马鞍山傈僂土司花乔富拍案而起，指着王间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吃人饭拉狗屎，一脸的奴才样！嗯，小日本敢闯老子的马鞍山，老子就打，老子就把他们赶下龙江喂鱼！”花乔富的拳头敲得桌子“嘭嘭嘭”直响。

“对，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在门外巡逻的李继开正好听到花乔富的话，接着说，“虽然我们只有二三十个人和二三十条枪，也要和日本人干到底。”

“不错，李队长好样的，有种。”很少讲话的景颇族山官麻大波说，“日本小鬼子敢犯我跑马山，老子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跟日本人血战到底。”

“哎诸位，诸位。”镇长王间汉大声说，“都别争了，我请大家来不是商量嘛，各位保家卫国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但你们想过敌我力量的悬殊，王间仁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什么！？”花乔富、麻大波、李继开和几个摩拳擦掌的乡长、保长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堂堂的木丛镇镇长，竟是个软骨头。

“没什么商量的余地。”李继开拨出手枪挥舞着，“王镇长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带自卫队的兄弟们与小日本鬼子拼了！”

“李队长，别感情用事。”王间汉说，“事关重大，我们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呸，软骨头！”花乔富吐了一口唾沫向随行的几个弩兵大声说，“走，咱们走！”

“我们也走！”麻大波也带人拂袖而去。接着，几个愤怒的乡长保长也相继离去。……留下来的人面面相觑。

“诸位，”一脸窘态的王间仁见众人愤然离去便对留下来的几个六神无主的人说，“诸位，木丛镇父老乡亲的安危，就在我们在坐诸位的一念之间，要打，是打不过日本人的，这不会有什么好处，相反只会给木丛镇的父老乡亲带来不幸。识实务者为俊杰，诸位不但要为父老乡亲想想，也要为自己的处境考虑考虑呀。”

王间仁在腾冲城一个日本人开的商号里做事，商号老板木村是日本间谍，处处搜集我方情报提供给日本人，王间仁早就投在了木村的门下，成了一个汉奸，此次王间仁回木丛镇，名为逃难，实则是奉命来劝降哥哥王间汉和各乡、保长的。

王间仁话刚说完，气炸了肺的李继开用枪指着他说：“妈的王间仁，你再敢讲一句没骨气的话，老子就一枪崩了你！”

“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王间汉急忙挡住李继开，“兄弟，别发火，王间仁他也是为木丛镇的大局着想嘛。”

“呸！王八蛋！”李继开的火直撞嗓门，他回头对慌成一团的几个乡长保长和闻讯赶进会议厅的自卫队员大声说，“大家是喝龙江水长大的身上没有三滴血也有三滴汗，应该知道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有种的，就跟我去打小日本鬼子！”

李继开说完，把手一挥便向门外冲去，平时与李继开很要好的傈僳族队员阿牛、汉族队员拴柱和几个乡长保长及十几个自卫队员也跟着冲了出去。

李继开带着阿牛、拴柱等近二十人的队伍，立即赶往距镇子二十余里的小团坡头埋伏着，人人刀出鞘，箭上弩，枪上膛，个个怒火烧，等待来犯之敌。

小团坡，是腾冲东进木丛镇的必经之路。傍晚，一群约六七十人的鬼子大摇大摆地向小团坡下的大道走来，鬼子们叽哩呱啦地谈笑着，一路旁若无人，得意忘形的样子。

“弟兄们，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大家沉住气。”李继开小声对身边的弟兄们说。

一步、两步，鬼子渐渐向迎接他们的枪口靠近，这些如人无人之境的兽兵们丝毫不知道抗击他们的子弹已向他们胸口射来。

“打！”李继开一声令下，早已按耐不住的勇士们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向鬼子射击。走在前面的五六个鬼子应声栽倒。

“啪啪啪、啪啪啪。”枪声骤然响起，很少遇上抵抗的鬼子被这猛然响起的枪声吓得纷纷趴在地上。这些鬼子毕竟个个训练有

素，刚爬下就举起枪向上反击，一挺机关枪“哒哒哒”地吼叫着打得自卫队员无法抬头，鬼子乘机就往坡上冲，没有实战经验的自卫队员，难以抵挡鬼子的猛冲猛打，不多时就乱了阵脚，慌乱中几个队员不幸中弹阵亡。李继开见大队鬼子在机枪的掩护下已逼近阵地，知寡不敌众，只得下令：

“撤！”随即自卫队迅速退入坡后的密林中。

木丛镇人根本不知道鬼子是什么时候进镇的，因为镇上除为数不多的来不及逃走的人外，大部分人不是东渡龙江逃走就是钻进了镇子周围的深山里。他们只是在镇公所召开乡长保长会议的第二天早上才远远地见镇公所的房顶上高高的竖着一块桌面布大的日本膏药旗在风里肆无忌惮地抖动着。

“咣、咣、咣”，“开会喽！”一个降敌的自卫队员沿街子边敲锣边大声吆喝着，一群如狼似虎的鬼子挨家挨户的搜人。

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日军的布告，大意是：“查本镇民众，躲避深山、洞穴而居之者众，殊不知皇军实行仁道、王道，向持孔圣、天皇之德以宽宏大量为怀。希各良民速回乡镇，安居乐业，凡违抗不遵者，没收其房屋财产，凡阴谋造反者，格杀不赦！仰尔良民，从速转告亲友，一体恙照。”

李继开那身怀有孕的妻子香姑没有跑，她记挂着丈夫的安危。刚刚起床的香姑拖着不便的身子也被鬼子赶到镇东口那棵大柏树下的草坪上。这草坪是木丛镇人举行集会的地方，此时草坪四周站满了端着刺刀、凶神恶煞的鬼子，香姑和乡亲们被围在草坪中间。这时，一个满脸横肉、身体微肥手上戴着白手套，腰上挂着把东洋刀的矮个子日本军官在王间仁、王间汉的陪同下来到乡亲们面前。

一直在日本商号做事的王间仁通晓日语，只见他点头哈腰地向矮个子日本军官咕哩呱啦地说了一阵，转身向乡亲们说：“嘿嘿，乡亲们！这是皇军的川岛正二太君，乡亲们别怕，皇军是来帮助我们的，只要大家听皇军的话以后大家就可以安心的过日子。”

乡亲们个个一脸木然，谁也没说什么，乡亲们已耳闻日本鬼子的凶残，但还未曾亲眼见过他们的兽行，与世无争的乡亲们自然不便说什么？

“乡亲们，也许大家对我和二弟王间仁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其实我们都是为乡亲们、为木丛镇着想啊。乡亲们都看到了，就因为我们有合作，乡亲们才毫发无损，木丛镇也才安然无恙。希望乡亲们以后很好的与皇军合作，皇军是不会亏待我们的。”镇长王间汉十足一个摇尾乞怜的走狗样。王间汉身穿蓝缎团花皮袍，外套黑线嵌的对襟马甲，头戴银灰色礼帽，下穿扎脚棉裤，四十开外年纪，中等身材，皮肤苍白，大大的嘴，薄薄的唇，上塌下凸的鼻子，眯眯的眼睛。他父亲是个商人，在夷方和腾冲城着实赚了钱，成了木丛镇的首富。王间汉和二弟王间仁读了几年书后，都跟父亲经商，父亲死后，王间仁留在腾冲城日本商号做事，王间汉却回到木丛镇开了家银号和经营着一个出售木料的商号，后来竟当上了镇长。只听他皮笑肉不笑的说完，然后摘下礼帽向川岛正二哈腰道：“下面请川岛太君训话。”

满脸横肉的川岛正二也知道几句中国话，只听到他生硬地说道：“各位父老，你们的王镇长兄弟二人大大的好，你们的要像他们一样，不然死拉死拉的有。昨晚有人的敢向皇军开枪，他的家人的在吗？给我统统站出来！”

乡亲们一动也不动，这时，王间仁对川岛正二说：“太君！其他家人都跑啦，只有李继开的妻子在这里。”

“约希。”川岛正二肥厚的嘴唇一翘，露出了奸笑，他大声叫道，“给我的站出来！”

香姑不理睬，把头扭向一边，川岛正二已知道香姑是谁，见香姑那藐视的眼神，并想到昨晚遭李继开伏击时差点丧命的愤恨，于是他咬牙切齿地大步来到香姑面前，川岛正二“嘿嘿”地冷笑着，突然，他抬手就给香姑重重的一耳光，香姑的嘴唇立刻淌出了鲜红的血。

“呸”的一声，香姑把一口鲜血吐在了川岛正二的脸上。“强盗！”

“死拉死拉的有”。只见川岛正二气极败坏地抹着脸上的血水，嘴上叽哩呱啦地喊叫着什么。不一会只见两个日本兵赶来两头水牛来到草坪，川岛正二一挥手，又有两个日本兵上前拖住香姑。

“强盗，你们这些强盗！”香姑拖着笨重的身子边挣扎边骂，可是一个弱女子又能把兽兵们怎样。

哈哈奸笑着的川岛正二对两个兽兵呱呱喊叫着手一挥，两个兽兵竟然狞笑着把香姑当众脱得一丝不挂，引来了所有兽兵的哈哈狂笑。

乡亲们从没见过这没有人性的兽行，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腿脚酸软，纷纷闭上眼睛。香姑挣扎着，叫骂着……

“太君这……”王间汉没想到日本兽兵会有如此兽行，忙上前向川岛正二求饶。

“啪”的一耳光，王间汉的眼睛直冒金星。“你的，滚开。”川岛正二像一条恶狼似的吼叫着，“我的要让这些人的看看，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作对的下场！”

“你们这些畜生！畜生!!!”香姑大骂着，没有人性的鬼子看着怀有身孕的香姑那挺着大肚子的玉体，像一群没有廉耻的野兽，正在指手划脚，哈哈淫笑得前仰后合。

乡亲们痛苦的闭着眼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比畜生不如的人。

这时，只见两个日本兽兵不顾香姑的咒骂，上前把香姑的双脚分别绑在两头水牛的大脚上，然后两兽兵狂笑着端起刺刀朝两头水牛身上乱刺乱戳。此时的香姑，如同一个毫无知觉的植物人，身体僵直了，只有圆睁的杏眼，喷射出对鬼子的仇恨，也似在盼望丈夫，一定要为她报仇，杀尽这些兽兵。

“哈哈……”日本兽兵们狂笑不止，像一群发疯的狼。